

李竞雄X尼克·科斯马斯

四方美术馆上海快闪展览

文/Alice Gee

四方美术馆上海快闪展览（静安区）2019.11.08-12.08

我站在白色展台上的三个等距陈设的大型环状作品旁。尼克·科斯马斯（Nik Kosmas）正在谈论13年前，他二十岁在各处的经历。“我21岁！”我脱口而出。我向后退去，希望一块李竞雄的防水油布作品倒塌并将我吞没。我问起尼克的工作。‘这与身体有关。喉咙实际上是一个圆环，可以被用性或暴力的姿势抓住。’我提到这些筋肉造型的疯狂。‘肯定的’，他回答道。这是李竞雄 X Nik Kosmas展览的开幕式，来自南京四方美术馆在上海的快闪展览。我踩着出门时选择失误的勃艮第色高跟鞋，走进一个房间，房间里装满了超大号的T恤和飞跃运动鞋，我绕着Nik的环形作品走来走去，以避免与他人眼神交流。

Nik的作品充满了符号：标志，图案，单词，简短的歌词。“解释我”。我接受这个要求的时间越长，我越发感到震惊。选择Keith Haring的作品并切作几何形状（他的“切口”会很方便），并将这些形状放回磁铁上，并在它们卷曲到位时感受其中的拉力，很有意思。当你看得越久，你与作品的交互越充分。

一件李竞雄作品被安置在房间的角落，“烧焦的立式空调，轮子和显示器”。一本启示文学的残余部分被粘合为一个2米的长方体，一只轮子从中间伸出。

竞雄在2016年他的工作室被烧毁后，失去了30余幅作品。该“烧焦”作品是由残余的幸存物件制成的。当时作品的木炭色还不够，因此竞雄增强了黑色度。结果是天鹅绒般的感觉 - 黑色的孔口带有柔和的静态嗡嗡声。一切都会分解，长满青苔的黑色支配着它，它的微不足道的生命和其操作者的生命最终将沦为虚无。

我问竞雄他的作品是充满希望的还是绝望的，“绝望的”，他的回答很应景但是我却不认同，为什么用黑色呢？他说“黑色是一种态度”，同时黑色也是一种对限制，约束的表达。

该雕塑是在一个烟雾弥漫的工业小镇创作的，将当地环境的阴沉压抑，机械重复内含其中，并将其生命历程分化为小剧场。雕塑的紧缩迫使观者静止不动，沉思于无用的，毫无前景的造物。对于发光高清图像中表现的将光鲜的产品贩卖给光鲜的客户潜移默化的暗示，似乎采取了明确的态度。“人们认为事情只会变得更好，但这不是唯一的可能性”。该雕塑警告了暗淡前景的可能性。或者，这提醒人们，破坏是唯一的必然。更富幻想地解读这件雕塑作品是，我们对虚幻，丰富多彩的可能性的向往源自平凡生活的打磨和幻想转移。一个没有希望的未来不是必然，但是如果您身处它的可能性面前，最好是避免它。

“这些作品呢？”在展厅门口前，与Nik的三个环型作品对称的是悬挂着的看起来像三个巨大罗夏克墨迹检测图案的作品。边缘被扁平化处理，中心点缀有单独得孔洞。蝙蝠？外阴？一条红色的荧光条从篷布褶皱的下方穿出。“钢管，军用帆布，防水帆布，防火帆布和橡胶板”。当您把防火材料放在火焰上时，会发生什么？“我想震惊人们。燃烧不是一件寻常易见的事情”。（当火灾时）在一个居民区中，冲刺三层楼梯面对（火焰的）包围，神秘的死神幽魂总让人震颤。

我问竞雄，他的作品与Nik的作品有什么关联。起始和完成。创作的生命周期。竞雄工作迅速，他从工厂的生产流水线最后一道工序开始自己的创作流程。工厂收集毛坯和原材料并制造出功能性产品，竞雄拿到这类功能性产品之后，对其进行销毁，并将残余物用作其项目的原材料。我们在笔记本上绘制图表，并讨论艺术使生活中看不见的相互关联的图案形象化的能力。

我很大胆。我回到Nik的作品旁边。这次，我开始与Nik的朋友们攀谈。一个人走近这件作品，就像这是一个具有三个难度级别且没有提示说明的电子游戏一样。扭转并转动戒指，按一下按钮，然后尝试将升到更高级别。这件作品源于一个长达5年的艺术中断，真空期，一个黑暗的时期。与Nik之前的项目不同，这项工作标志着创作阶段的开始。“我想说充满希望，但这并不完全正确”。这项工作不是充满希望的，它是丰富多彩且令人受挫的：它充满了可能性。

Kosmas平时撰写科幻故事。他的圆环使我想起菲利普·迪克（Philip K Dick）话：“如果人与人之间存在不同的现实，我们可以说单数的现实，还是我们不应该真正谈论复数的现实呢？”三个圆环之间的空白就像第四维。一位妇女将其形容为“梦想之地”，几个人预见到狂欢节将有动物在其圆环上跳跃：但是有一种共同的冲动，就像爱丽丝穿过兔子洞一样。一个兔子洞版的迪克多元现实。你将如何控制局势？你要去哪里？

片刻间，我引起了陆寻的注意。为了应对过度抛光的上海，陆寻设计了临时空间来模仿柏林含蓄的艺术空间。他想“剥夺自负的空间”（我想知道为他服务来摧毁那些豪宅的建筑商会如何看待他的言论）。被剥夺的，工业的感觉使景雄的作品显得格外相称，就好像它们是反乌托邦荒地的遗物一样。Nik则住在“未经抛光”的柏林。

在房间的后面，滴下四个汉字。一位男士翻译为“东方并没有迷失”。“希望”，他说，对像他这样的本地艺术家来说，他们被上海艺术界的西方化推开了。李竞雄告诉我：“中国永不死”。当塑料壁画沿着墙壁被灼烧。它会崩溃还是抵抗破坏？死亡会消灭寂灭一切，还是有什么东西被捕捉，保留在在生命循环中心永恒的空间中？这是一个毛坯房间中展览的年轻艺术家的作品。为最好留期待，为最坏做打算：一切皆有可能。拿起方向盘，驾驭自己的未来。